

# 中国历代

# 奇案

上册

铜沛行人  
了了村童  
著  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# 中国历代奇案(上)

铜沛行人  
了了村童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历代奇案/铜沛行人, 了了村童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1998. 1  
ISBN 7-5008-1947-1

I. 中… II. ①铜… ②了… III. 历史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6302 号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  
(北京鼓楼外大街)

印 刷: 北京兴泉印刷厂  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
版 次: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 
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690 千字

印 张: 29

印 数: 1~3000 册

定 价: 38.80 元

## 前 言

奇案，奇案，案以奇传。

不能忽视人们客观存在的好奇心理，也不能否认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一些奇异的事情。作为案件，这就是奇案了。我们撰写此书的目的，就在于将曾经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那些奇案介绍给大家。

我国历史上的奇案当然不只是这些，但这里所撰写的却是具有代表性的。有的案件案情本身曲折离奇，非一般常情可以想见；有的案件作案人和匿护人犯罪手段奇特，非一般常理可以推断；有的案件涉及的人物身份特殊，案子审理形式奇异，为一般人闻所未闻；有的案件涉及面大，在历史上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；有的案件破案手段高明，表现了办案人员非同一般的聪明才智；有的案件办案人员品质高尚，表现了非同寻常的人格力量；有的案件案情古今相似，办案人判案非同一般……我们都作为奇案撰写在这里了。

应当看到，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推移，案子也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奇异。明清的奇特大案明显地多于前朝，就是一个证明。但鉴于篇幅本身的限制和各个朝代的比例，一些人所共知的案件只好在此省略了。

历史给人们以借鉴，奇异给人们以思考。我们希望这本书能给人们带来睿智，带来兴趣，带来满足和启迪。

1996年8月8日于京华

## 目 次

### 上册：

- 1 纣王拘杀三公案 ..... (1)
- 2 国君受审 ..... (40)
- 3 舍子救孤 ..... (64)
- 4 强项令 ..... (108)
- 5 木腹人胎 ..... (143)
- 6 真假难辨 ..... (177)
- 7 七星楼 ..... (216)
- 8 “绿珠”怨 ..... (262)
- 9 王可久失妻 ..... (282)
- 10 刑场解冤 ..... (323)
- 11 无头女尸之谜 ..... (331)
- 12 牛！牛！牛！ ..... (352)
- 13 学识辨伪 ..... (364)
- 14 奇中奇又奇 ..... (371)
- 15 严蕊蒙冤 ..... (385)
- 16 “六十六”疑案 ..... (411)

### 下册：

- 1 朱元璋杀婿 ..... (445)

2	宫室采露女 .....	(478)
3	三两银子 .....	(495)
4	严世藩陷害袁太守 .....	(513)
5	谜外之谜 .....	(545)
6	黄宗羲锥击阉党 .....	(555)
7	四命奇冤 .....	(587)
8	钱塘冤海 .....	(604)
9	曾、吕文字案 .....	(654)
10	白衣庵凶杀案 .....	(694)
11	和尚诈尸 .....	(729)
12	毛驴牵线 .....	(796)
13	情恨 .....	(837)
14	一箭双雕 .....	(883)

## 纣王拘杀三公案

此为殷末第一大案，令后人惊奇。

好人遭忌，忠臣被杀，多发生在昏君乱政之时。殷朝末年，纣王荒淫残暴，政治腐败昏暗，奸臣当道，恶行四起。三公西伯、鄂侯、九侯谏言，惨遭迫害，二死一拘。西伯之臣大颠、閎夭、散宜生和南宫适献美女有莘及文马等物，纣王解除西伯长达七年之久的拘禁。故事散见于《史记·殷本纪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绎史》引录及《古史考》诸书，也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常为史家和文学家论述涉及。

### 上篇：戮拘

---

殷纣王六年，浩大气派的宫苑鹿台建成了。

鹿台在国都朝歌皇宫的西北角，方圆三里，高约千尺，远远看去，如同拔地而起的一片突兀的高堞。因台堞周围建有鹿苑、象房、豹山、马场、狗圈、禽舍，而尤以鹿苑为大，所以便顺理成



章地将这片宫苑的中心高堦称为鹿台了。

登临鹿台之上，则别有一番气象。平台上建有亭榭楼阁，清风习习，迎面吹来，热汗暑气顿时消尽，是夏日消暑乘凉的绝好去处。鹿台中心有一个内藏千人的宫室，因高耸入云，所以名曰“倾宫”。宫室装潢华丽，色彩斑斓，有白玉、黑玳、红璠、黄岫、蓝珪镶嵌，所以宫中各室又分别叫做琼室、瑑廊、璠洞、琉檐、珪穴、瑑巢。纣王一年四季多在这里坐卧、欢宴和游乐……

今天是除夕前日，旧岁将去，新年将临，纣王要在这里的琼室约见三公西伯、鄂侯和九侯，也算是新旧交替之际君臣互辞又一同向旧岁辞别吧。

## 二

西伯、鄂侯、九侯三人左拐右拐，拾级而上，卯末辰初准时来到鹿台。

台上的风很大，又是寒冬腊月，顿觉严冷彻骨，凉风寒气像刀子一般割刺得手脸疼痛，耳鼻立时麻木了。

三人绕过角楼，趋步向前，来到倾宫，进了垂毡正门，好像到了另一世界，立时感到热气扑面，温暖如春。倾宫里摆满了炭火，火盆一个接一个，却又不見火苗和烟气。三人正要往里走，却听幕帘后边有人叫道：“父亲……”

西伯看了那人一眼，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，端详一阵却又不认识。西伯回首看了看鄂侯，鄂侯也上下打量着那女子，好像也不认识那女子。西伯又看九侯，九侯点点头。西伯忽然想起来，连忙向那女子说道：“这不是九侯的女儿，如今的帝妃吗？”

九侯急步向前，问那女子：“你不在琼室里陪大王，却在这里干什么？怎么，有事吗？”九侯一脸惊疑的样子。

那女子忧戚道：“大王荒淫无度，淫乱无伦，女儿我……”话

没说完，眼泪已经下来了，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。

九侯无暇细问，对女儿说：“大王约见我们三公，现在时间到了。这样吧，过一会，等约见完了，你再找我说话……”

九侯父女和西伯、鄂侯几个人正说着，只听琼室那边一个女人高声叫道：“那是什么人在宫廊里说话呀？”

西伯答道：“三公西伯、鄂侯、九侯。”

那边的女人又叫道：“三公既然到了，怎不快点进琼室拜见大王呀？”

西伯、鄂侯和九侯连忙齐声答道：“这就拜见，这就拜见。”一边回答，一边整肃衣冠，向琼室走去。

三公进了琼室，见纣王正赤身裸体趴在一个女子怀里吮食奶水。纣王闭着眼，一手抓着女子的奶子，一手勾着女子的脖子，嘴里嚼着女子的奶头，发出“啧啧咂咂”的响声。三公连忙将脸转向门外，心想：这就是纣王的早膳了。他们知道，倾宫里养了上千女子，一日一换，常吮常新，纣王是靠这上千女子的奶水养活的。

见三公立在门边呆愣，刚才那个呼叫他们进门拜见的女人妲己连忙取过纣王的衣冠，急步走到纣王跟前，俯身说道：“大王，你约见的三公到了，快穿衣会面吧！”

纣王听了，眼也不睁，又连嚼几口，这才拍了拍身边女子的奶子，生气地说道：“你没看孤现在正进膳吗？有什么急事，不就辞岁吗？今天还没到除夕，明天才是岁尾除夕，去去去，告诉他们，今天的约见取消了，让他们明日再来吧，明天晚一个时辰，巳时，在肉林酒池大房，我在那里等他们……”

妲己听了，连忙退到琼室门口，向三公述说一遍。西伯、鄂侯、九侯三人听罢，摇摇头，怅然叹息一声，赶紧出了琼室……

### 三

一夜过去，翌日就是除夕。

巳时刚到，三公西伯、鄂侯和九侯准时来到肉林酒池大房。

肉林酒池大房在鹿台东北的殷宫正殿后边，因酒池贮酒的缘故，酒池四周和大房地面全由白玉石镶嵌，池岸上放置了瓢、壶、爵、勺、盏、盘、篚等各种酒器食具，任人取用。酒池四周的空间是肉林，房梁和檐条从上到下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腊肉和熏物，干脯如林，香气扑鼻，有虎胆、豹腰、狗舌、猪臀、熊掌、驴鞭，高高低低，长长短短，参差错落，有多有少，当然最多的还是鹿身、羊体、牛腿和猪肘什么的，挂的也较低，易于为人取用。

大房里温度适宜，夏日不热，冬日不冷，一年四季，恒温恒湿。酒池硕大无朋，池中有船可供乘用；肉林疏密有致，常为纣王和宫女们游乐戏闹的场所。

西伯、鄂侯和九侯进了肉林酒池大房，在酒池岸边坐下来，等待纣王召见。正四处巡视时，忽听肉林后边传来一群女子咯咯的笑声，一边笑，一边叫：“大王，俺在这里呢，大王，你快过来抓俺呀！大王……”

听了这话，西伯、鄂侯和九侯连忙转身回首向肉林深处看去，只见四五十个赤身裸体的女子在肉林之间跑来跑去，躲躲藏藏，一会儿在鹿身后边叫两声，一会儿在羊体前面拍巴掌，一会儿又扯起猪肘荡两下，一会儿又拉动牛腿呼喊道：“大王，你抓不到俺呀，大王，俺在这里啊！”随着女子们的走动和跳跃，那些赤裸的奶子也在不停地抖动和跳荡。

听见呼叫，一个头脸蒙着白巾黑布的赤身男子摸摸索索，循声走去。见赤身男子走来，裸体女子连忙将身前的牛腿递过去。赤身男子抓过牛腿，又是搂抱，又是亲吻，一边做着下流的动作，一

边淫声浪气地说：“孤的心肝宝贝哩，孤可抓到你了，让孤……”说着吻着，忽觉不对，连忙推开，骂道：“小妖精，孤以为是你的腰身呢，却原来是他娘的牛腿！小妖精，孤抓到你看不宰了你……”

那裸体女子并不害怕。她心慌不忙地躲开，又叫又笑，那赤身男子又循声摸索追逐。说着来到了酒池边。裸体女子还是咯咯笑道：“大王，俺在这里了，你快过来抓俺杀俺呀！”话刚说完，一跃躲在三公身后。

赤身男子摸索一阵，来到酒池岸边，一把抓住九侯，嬉笑道：“好，孤可抓到你了！怎么，你什么时候把衣裳穿上的？不行，不行，把衣裳脱了，还是赤身裸体，颤颤抖抖，滑滑溜溜有意思……”说着，急忙把蒙脸巾布一扯，发现不对，连忙一半尴尬，一半自我解嘲地说道：“啊，原来是你们三位，什么时候到的？怎么也不言语一声，尽让孤蒙着眼睛在磨道里瞎转悠……哈哈，嘻嘻……”

三公将头脸低下来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赤身男子纣王又辩解道：“刚才，孤见你们三位未到，就，就，就忙中偷闲在酒池里洗了一个澡，又跟她们在肉林里闹一闹……”说着，从裸体女子手中接过衣裳，穿起来。

西伯听罢，连忙跪下来，说道：“大王，旧岁将除，新年将至，臣等向大王辞岁了，祈大王新岁事事顺遂如意哩！”

纣王听了，一脸喜色说：“好，好，新岁同顺共遂齐如意，还望三公再接再厉，为孤大殷添欢添喜添乐子哩，孤别的不知道，只知道乐比悲好，有钱有粟有女子就好，孤要在新岁里看尔等为孤弄个钱满鹿台、粟盈钜桥、女子充斥倾宫各室啊！”

西伯摇了摇头，陈述道：“旧岁赋税太过沉重，各地黎民百姓多有怨言，臣等以为恐不宜再加负担……”

纣王不等西伯说完，刚才嬉笑欢快的脸就拉长了，沉冷了。大

房的裸女们见了，立即销声匿迹，躲走了。

鄂侯插言道：“近年接连大兴土木，民众田园多有荒芜，现在好了，宫室楼台建成了，不要再建了，旧岁将去，新年又来，可以让农家专心农事哩！”

纣王不悦，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气囔囔地说道：“农事农事，怎就不想孤的宫事呢？农事是事，难道孤的宫事不是事吗？”

九侯听了，不暇思索，立即顶了一句：“民先果腹，然后方可劳役，农事不兴，何兴宫事？大王在宫苑里日夜淫乐无度，臣以为此非国家朝政之幸啊！”

听到这里，纣王冷声问道：“什么话？孤问你，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”他知道九侯身为三公之一，更有国丈的身份为后盾，九侯的话十有八九是从他的王妃女儿那里听来的。

九侯却摇摇头，接言道：“何需听人传言，臣等今日不是都亲眼目睹了吗？”

纣王大怒，火冒三丈，吼叫道：“放你娘的狗臭屁！孤知道你九侯父女对孤不满，你女儿入宫，她不听孤的驱使，说什么‘九侯女，不喜淫’，当初孤以为她年轻，害羞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清楚了，却原来是你这个老东西在后边作祟掣肘啊，原来你早有前囑呀！好，你们不让孤痛快，孤也不让你们痛快，哼，别以为你是国丈，哼哼，狗屁！告诉你，孤力大无比，徒手可以格杀猛兽，杀死你们父女如同捏死两只蚂蚁，但孤今天不愿脏了手，孤的炮烙刑具已经架好了，本来是对付各地造反的奴隶的，现在好了，就让你的女儿尝尝新鲜，受受炮烙之苦……来人啊！”说罢喊过，又向肉林酒池大房门外看了一眼。

#### 四

几个手持戈矛刀剑的卫士跑进肉林酒池大房，将九侯的胳膊

反剪捆绑起来。

纣王瞪了九侯一眼，又向卫士们说：“你们再去几个人到倾宫琼室中把九侯女抓起来，押到炮烙刑室里受刑，让九侯老东西亲眼看看，到底是他父女的皮肉厉害，还是孤的炮烙厉害？刑过之后，再把九侯给孤杀了，醢了！”

西伯见此，求告说：“大王，九侯昔日功劳大焉，念他父女初罪小过，请大王还是免他们一死吧！”

鄂侯也说：“九侯父女在臣民中有声望美名，杀醢他们于大王不利，还是不要杀醢他们吧！大王，臣求求您了。”

纣王怒道：“杀一儆百，至为治乱之道，不杀无以镇万邦，傲万民，怎能不杀呢？杀！杀！杀！杀了再说话辩白。”

见纣王命令严厉，卫士们连忙行动起来，押九侯的卫士推推搡搡，将九侯押走了，抓九侯女儿的卫士也出门登车到鹿台倾宫去了。西伯和鄂侯见此，赶紧躬身退走。

“别走啊，炮烙新鲜好玩，也请二位见识见识啊！”纣王咧嘴笑道。从他阴阳怪气的举止中透露出心怀不怀好意的杀机。

西伯和鄂侯听了，不禁愕然呆立。

大约半个时辰以后，纣王、西伯、鄂侯等人来到炮烙刑室。而九侯和九侯女儿也先于纣王、西伯、鄂侯他们被押进炮烙刑室。监刑的人见该到的都到了，急忙跑到纣王跟前，毕恭毕敬地小声问道：“大王，炮烙已经点燃多时，格檠已经变红，现在就行刑吗？”

“这还用问孤家？你崇侯虎位在三公之后，三公之外就是你了，你自称‘三公半’，怎么，这会儿倒客气起来了？你是监刑人，这事还由你拿主意哩！”纣王说着，在观刑的卧榻倚背前坐下来，又向西伯和鄂侯说，“坐，坐，还是坐下来观看舒服。”

西伯低头垂面，在纣王旁边坐下来，却不忍观看炮烙酷刑。鄂侯也将脸转向门外，不看九侯父女受刑。

只有那个被纣王称为“三公半”的监刑人崇侯虎忙前忙后，一

会儿让行刑的武士在炮烙下添柴加火，一会儿督促九侯女登爬炮烙。

九侯女被剥光了衣裳，赤身裸体地蹲在地上。崇侯虎大声吼叫道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反正都是一死，何必磨磨蹭蹭，扭扭怩怩呢？唉，到这份上，还害什么羞呀？”

“呸！”九侯女骂了崇侯虎一句，“不知羞耻的东西，只知道助纣为虐！”

“噢，还敢骂人？”崇侯虎不知羞耻地笑了笑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脸。

九侯女不再搭理崇侯虎，突然站起身子，向被捆绑的父亲九侯呼叫一声：“爹，女儿遵从父教，不辱家门，生是爹娘的女，死是爹娘的鬼，爹，女儿……去了！”

“哼，废什么话？早就该去了！”崇侯虎冷冷地说道。

九侯女一手捂着阴部，一手捂着一个奶子，用肘部挡着另一个奶子，一步一步走向炮烙。行刑的武士手持戈矛在左右和后边跟着，随时准备刺戳九侯女的裸体。

九侯女在炮烙的斜梯前停下来，后臀立即被刺了一矛，血顺着后股流下来。“爬上去，爬上去，别站着不动啊！”武士吆喝着，又挥动起手中的戈矛。

九侯女顺着斜梯走上去，起初斜梯的横槩还不怎么热，但是越往上走越热，待到斜梯上端就开始发烫了。九侯女又停下来。

“走啊！别站着不动呀！”武士又挥动戈矛催促说。

九侯女开始迈向炮烙中间部位的横槩。但是脚刚踏上去，脚底板上立即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，随之冒出串串白烟，散发出一股焦糊气味。九侯女受不住，双腿双脚立即退缩回去，但武士的戈矛刹时戳过来，九侯女的腿、股、腰身又受伤了，她的双脚只好又回到炮烙烧红的横槩上，赤红的炮烙炙烙着九侯女的双脚，使她不敢也不愿意在横槩上久停久放，只好踏着横槩跳跃着前进，每

踏一格，脚下便“吱”的一声，冒起一团白烟，随之又散发出一股焦糊的肉香与焦臭混合的气味……

“谁说九侯女不会跳舞，这不是跳得很动人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手舞足蹈，奶子也跟着跳荡颤动了！哈哈……”纣王一边指指点点，一边咧嘴大笑。

“女儿呀……”九侯见女儿受此酷刑，实在惨不忍睹，他摇头、跺脚，难以平复，忽然转向纣王大叫一声，“帝辛暴戾无形，绝无善终，我父女在阴曹地府也要啃你几口呀！”

“堵上他的嘴！堵上他的嘴！”纣王吼叫道。

九侯见武士奔过来，连忙急步向刑室的石柱跑去，跑到跟前，将身一俯，一头撞在石柱上，立时脑浆迸裂，血流满面，惨死在刑室的石柱前。

与此同时，九侯女看见父亲惨死，也大叫一声，扑倒在炮烙的横槩上，赤红的横槩和炮烙下的烈火立即将她烤焦、烧化，强烈的焦臭气味也立时弥漫了整个炮烙刑室……

“醢了九侯，醢了九侯，他老东西骂孤无形，孤让他变成肉酱，看看到底是谁无形无影！”纣王又吼叫起来。

武士们听了，立即围拢在九侯尸身四周，你一戈，我一矛，刀砍剑劈，只一会儿工夫，九侯就变成了一滩肉泥……

## 五

西伯见事已至此，连忙起身向纣王告辞拜别。纣王也不挽留，西伯急急登车催马，出了宫门，一路疾行，向自己的领地西岐去了。

鄂侯没有走。他看了纣王一眼，叹息道：“唉唉，大王何必如此呢？”

“什么何必呢？”纣王瞪了鄂侯一眼，回敬道，“不如此则不足



以镇慑万邦，也无以服众，哼，你懂个屁！”

“怕是服了面，服了口，服不了心啊！”鄂侯摇头争辩说。

“怎么，你还口服心不服吗？”

“我是说的众人啊，至于我，咳咳，恕我直言，那就心不服，口也不服了。”

“放肆！你……”纣王气坏了。他说不下去了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力大无比，空手可以格杀猛兽；自己智慧聪颖，口才足以拒绝谏陈，言语足以文过饰非，能力超过众臣多多，声望远播天下，谁也比不了自己，但今天却被不起眼的鄂侯噎住了，语塞了。

“我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”鄂侯这时有些不冷静了，又顶了一句。

“你……哼，你敢顶撞孤王，我杀了你！”纣王想到了自己的王权，于是又拿出杀戮来威胁，“不怕死的就往孤的剑上碰。”

“你身为殷王，权大无比，可以炮烙宫妃，可以醢杀九侯，当然也可以杀戮我鄂侯，我鄂侯算什么？我鄂侯有什么办法？你是大王，你多能啊，你……”

“来人哪！”纣王不愿意听鄂侯再说下去，于是向武士们叫道，“把他鄂侯抓起来杀了，哼哼，气死孤了，快拉出去杀了！”

行刑的武士们还没有走远。听见纣王呼叫，“三公半”崇侯虎立即带领武士们又回到刑室。武士们有的抓鄂侯的胳膊，有的推鄂侯的后腰，崇侯虎问纣王：“也上炮烙吗？”

纣王瞪眼道：“炮什么烙？臭气熏人！”

崇侯虎又问：“那就醢了吧？”

纣王又瞪眼说：“你就不会变变花样吗？”

崇侯虎想了想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纣王说：“割了他，送到肉林大房里挂起来晾成肉脯人干！”

崇侯虎听了，立即跟武士们一起押着鄂侯走了。果然，三天之后，在肉林大房进门不远的檩条下又增挂了两扇人肉干脯，内